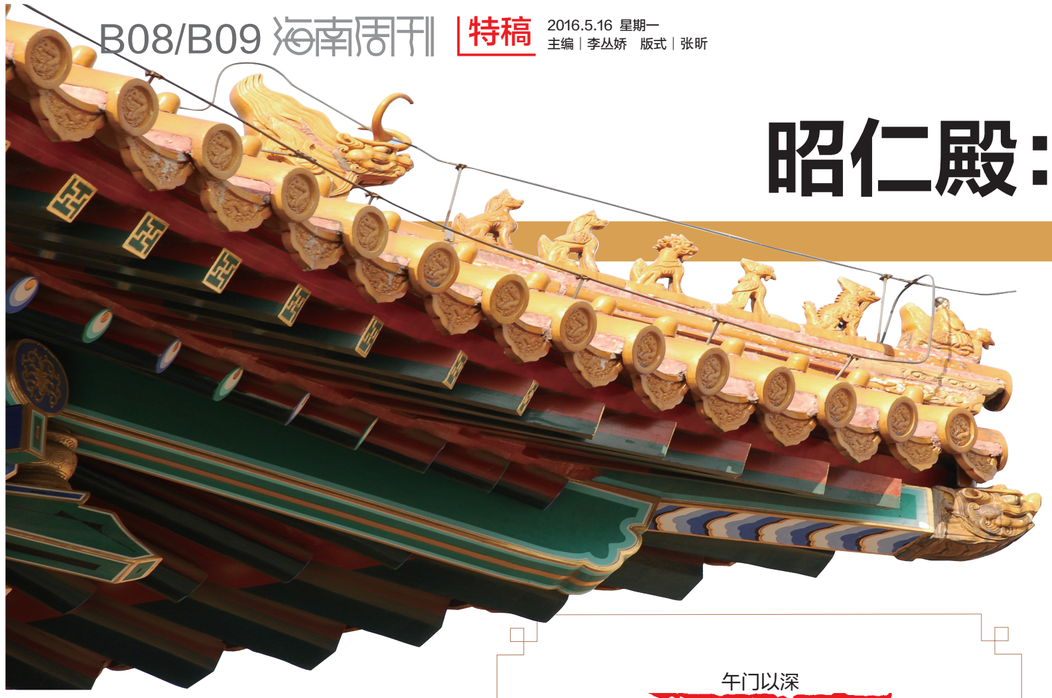

昭仁殿：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 上

吴三桂

故宫 从前灯影与人声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祝勇

倾国之灾

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有两匹快马冲入北京城，穿过一条条街道和漫天飞舞的冰霰，冲向正阳门内。经多识广的北京人一定猜得出，千里之外又出大事了，但没有人猜得出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消息，更不会有人知道，人关不到30年的大清国，倾国之灾已近在眼前。

两匹快马一路奔到兵部衙门前才停下，他们已经马不停蹄，疾驰了十一个昼夜。

堂吏认出了他们，一位是兵务郎中党务礼，另一位是户都员外萨穆哈。他们是被朝廷派至贵州，备办吴三桂撤藩搬迁所需粮草船只的。他不知他们为何如此急匆匆地赶回北京，只看到他们嘴唇哆嗦着，已经说不出一句话。堂吏急忙送水过去，看他们喉头一耸一耸地把水吞下去，才慢慢地睁开眼，几乎同时说出一句惊天的消息：

“吴三桂……反了！”

我无法想象康熙大帝在宫殿里得知这一消息时的表情，是震惊，是意外，还是愤怒？那一年，康熙才19岁，有一张年轻俊美的面庞，自小在宫殿里长大，使他看上去文弱而俊朗。但后来的历史证明，他是一个经得起大事的人。他8岁登基，14岁亲政，第二年就把权臣鳌拜拿下了。但是此时，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凶悍的对手，那就是身经百战的平西王吴三桂。

那或许是年轻的康熙第一次尝到被背叛的滋味，而且，居然有这么多人背叛他。且不说吴三桂，多尔衮、顺治、康熙三代都未曾亏待他，公元1644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已卯时分，吴三桂在山海关剃发的那一刻，多尔衮就以顺治皇帝的名义，授予他平西王的称号；康熙元年（公元1662年），康熙又亲自提名，晋封他为亲王，使吴三桂成为得到清朝亲王爵位的第一位汉人，朝廷对他也达到了赏赐的极限。

那位陕西提督王辅臣，也几乎是康熙最爱惜的将军。三年前，王辅臣准备离开京城前往甘肃平凉上任，康熙舍不得他走，对他说：“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，朝夕接见。但平凉边庭重地，非你去不可。”后来，康熙又说：“行期已近，朕舍不得你走。上元节就到了，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。”临出发那天，康熙突然看见御座边上的一对蟠龙豹尾枪，就对王辅臣说：“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。朕每次外出，必把此枪列于马前，为的是不忘先帝。你是先帝之臣，朕是先帝之子。他物不足珍贵，唯把此枪赐给你。你持此枪往镇平凉，见此枪就如见到朕，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。”

康熙话音未落，王辅臣早已跪倒在地，泪如雨下，久久不能起身。他抽泣着说：“圣恩深重，臣即肝脑涂地，不能稍报万一，敢不竭股肱之烽，以效涓埃！”

但王辅臣还是反了，跻身在叛乱的队伍中，与朝廷刀兵相向。康熙想必是被这一连串的“不可思议”打懵了。他一心治国，却众叛亲离。那段日子里，他一定在苦苦思忖，倒底是自己出了问题，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。

午门以深

当年李自成败亡前，以火烧阿房宫的项羽为榜样，一把火烧了紫禁城。两天后，多尔衮、皇太极的遗孀孝庄皇太后带着七岁的顺治抵达北京，进入紫禁城，看到的只是废墟内部闪烁不定的火焰，和盘旋在上空的几缕青烟。

这个携带着关外的寒气与杀气的王朝，进宫伊始，就充当了消防队员的角色——不只要灭掉紫禁城里的火，还要灭掉全天下的火。顺治在装饰一新的太和门前颁诏天下，太和门的后面却是一片荒凉、一个破败不堪的巨大废墟，像一个被掏去内脏的遗骸，透着阴森和冰凉。

这就是大清王朝最初的舞台。

只有七岁的顺治定鼎燕京，入主紫禁城，祈告天地宗庙社稷，取代了原来的明朝皇帝。他不仅接收了明朝皇帝的权威与荣耀，也将他全部的烦恼照单全收，曾经困扰崇祯皇帝的所有难题，如今同样都堆在顺治皇帝的案头，甚至于，他的处境更加堪忧——黄土高原上的李自成、天府之国的张献忠这两个明朝夙敌依旧对清朝虎视眈眈，此外的南明政权，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。他三面受敌，或者说，这个王朝诞生伊始，就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。

在收拾这片旧山河的同时，清朝也开始收拾这片残破的宫殿。建筑工地从午门开始，经三大殿，一路蔓延到东西六宫。这一时期，工匠像战场上的将士一样忙碌。在紫禁城的中央，在中轴线上，有成千上万的民夫在劳作。难道这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艺术吗？凡俗而卑微的民夫出现在只有皇帝才能出现的中轴线上，出现在太和殿的中央，甚至出现在摆放龙椅的搭垛上。那搭垛有一个专业的名字，叫做“陛”，实际上是皇帝上下龙椅的木台阶，此时，只有那些身份卑微的民夫才是真正的“陛下”，而皇帝，则只能偏居在紫禁城的一隅，等待着紫禁城的建成。

巨大的宫殿又重新出现在红墙的内部，与原来的部分严丝合缝。午门，顺治四年建成；乾清宫，顺治十二年（公元1655年）建成，而它的真正完成，则是康熙八年，和太和殿工程一道完工的。康熙在保和殿住到15岁，后来又在武英殿住了一年，自乾清宫重修竣工，康熙就移住到乾清宫昭仁殿，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后50年。

吴三桂反叛的日子里，康熙就住在昭仁殿。昭仁殿在乾清宫的东侧，虽然与乾清宫相连，紧邻紫禁城中轴线，但在乾清宫这座显赫的寝宫面前，这座面阔三间的小殿还是十分不起眼。今天的游客来到乾清宫，看完了金龙盘旋的御座和御座上方康熙手书的“正大光明”匾，就会穿过龙光门，转到它身后的交泰殿和坤宁宫去。

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，那个雨雪交加的夜晚，崇祯皇帝得知内城已陷的消息，说了声：“大势去矣！”就在昭仁殿，拔剑砍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昭仁公主。康熙没有住在华丽轩昂的乾清宫，而是选择了偏居一隅的昭仁殿，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清朝在四面楚歌中建立，天生就有忧患意识。康熙住在昭仁殿，那里记录着崇祯亡国的历史，有崇祯的提醒，大清王朝才不会重蹈覆辙。

那时他在昭仁殿里住了仅仅三年。他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，三年中的每一天，他都是如履薄冰、小心翼翼地度过的——他每天凌晨四点以前就起床，坐以待旦，以防止帝王的安逸生活会让他趋于庸懒和麻木。

这样提防着，凶险还是不期而至。

复仇之刃

说起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，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吴三桂的。

那不仅仅是因为在公元1644年，统领大明王朝关外兵马的吴三桂背弃了与李自成已经达成的默契，把潮水般大清军队放进关内，导致大明王朝彻底倾覆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，更因为他紧紧咬住败退的李自成穷追猛打，直至将他彻底剿灭，在这之后，又替大清王朝铲除了南明政权，让大清王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。

吴三桂从山海关跟随清军一路进关，没有进北京城，就向着李自成败退的方向一路追去了。他没有时间进城，多尔衮也不允许他进城，因为他毕竟是汉人，多尔衮不准他先期进城，当然有他的不放心——万一吴三桂入宫，率先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，大清岂不是前功尽弃？但吴三桂那时也考虑不了这么多，李自成是他最大的仇人，他不能放走他，他要追上他，亲手把他劈成两半。

与北京这座城池擦身而过，吴三桂一定会心情复杂地向城墙上方那片污黑的天际望上一眼。他心情黯然，它或许与街巷中那些仓皇无措的市民无关，甚至与那个走投无路的大明皇帝无关，而只关乎一个女人——他耳鬓厮磨的爱妾陈圆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已经没有什么是让他牵挂的了。他的父亲吴襄是被李自成在永平范家店斩首的，首级挑在竹竿上示众；他全家大小34口也在北京二条胡同满门抄斩，一个也没活成；甚至连他的忠诚部属都死了，大明王朝的纲常名教全是一通鬼话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更是贪婪到丧心病狂，它们都是一丘之貉，都不值得他去效忠。他的心，死了，再也没有什么人需要他牵挂了。假如说还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陈圆圆。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，也只有陈圆圆还能牵动他的一缕柔情。那时他一定会想，那个被刘宗敏霸占的陈圆圆，此刻正在何处？大顺军队仓皇逃亡之际，她到底是死，是活？想到这里，一种深刻的绝望与痛楚一定会深深地扯住他的心，让他感到一阵剧烈地痉挛。

与少帅吴三桂的挺拔凶猛相比，李自成的败亡堪称狼狈。吴三桂像一只老鼠夹子，牢牢地夹住李自成部队的尾巴，让它痛不欲生，又甩不掉它。李自成匆匆涉过无定河，出城才30里，就被吴三桂追上了。那时李自成的队伍带着从宫殿里掳来的物资辎重，还有宫人美女，行动迟缓，于是，李自成传出号令，甩掉那些辎重。

自从过了无定河，自固安到涿州再到保定，李自成的人马一路上都为吴三桂准备了金银财宝，挂在路边的树枝上，金光闪耀，吸引着吴三桂部下的视线。只有吴三桂目不斜视，他知道，假如被那些财宝引诱，去争抢“战利品”，就会失去宝贵的追击时机。他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犹豫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最大的战利品无疑是李自成的那颗人头。

李自成退出北京那天，是四月三十日清晨。四天后，距定州还差十里，吴三桂就远远地望见了前方的大顺军。大顺军负责断后的部将谷大成也看见身后地平线上飞扬的尘土。尘土渐渐消落的时分，铠甲和兵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奔跑的马蹄声也像海浪一样，一层一层地浮起来。他知道追兵到了，立即掉转马头，让队伍后阵变前阵，准备迎击吴三桂。转眼间，吴三桂的队伍就带着巨大的惯性，冲到谷大成阵中，双方厮杀在一起，仿佛两股混浊的旋涡，互相冲击和缠斗。大顺军疲于奔命，饥寒交迫，归心似箭，一心要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早已无心恋战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山海关，他们早已领教过吴三桂铁骑的厉害，所以吴三桂的骑兵一冲过来，大顺的阵势就乱了，人人自保，各自为战，谷大成大叫着，挥刀劈死了几名临阵退缩的士兵，却依旧制止不了颓败的局势。此时吴三桂已杀红了眼，脖子上青筋暴凸，挥刀斩去别人的头颅犹如斩下地里的高粱棵子，定州北十里的清水铺，已然成了一片屠宰场。

康熙

乱世佳人

一片兵荒马乱中，陈圆圆就混杂在那群满面血污、衣衫凌乱的女子中。她没有死。从后来的史料推测，李自成下令将吴三桂全家抄斩时，她应该不在北京二条胡同吴宅，而是已被刘宗敏掳至府中，溃逃时，刘宗敏必定是舍不得杀她，就把她和数千女子匆匆带上逃亡之路。吴三桂的队伍杀过来时，陈圆圆一定是远远望见了吴三桂，所以当其他女子们纷纷逃命的时候，她却孤身迎着吴三桂的战旗走去……

自从吴三桂在山海关听到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，就再也没有得到过陈圆圆的消息。记忆中那个熟悉的陈圆圆被战火、浓烟和死亡一层层地遮挡起来，像一层厚厚的血痂，把他的心紧紧包裹住，让它变冷、变硬，失去了原有的温度和质感，他整个人都变成一个杀人的机器，幽暗、冷酷。所以当陈圆圆再度出现在自己面前时，他简直无法判断眼下是梦，是幻，还是无须质疑的真实。

找到陈圆圆，等于让吴三桂找回了那丢失已久的魂。他那颗孤悬已久的心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，有了最初的血流。这一刻他才发现，深埋已久的爱情居然没有泯灭，他渴望这份爱情能让他的灵魂得到一个安歇之所，但陈圆圆终究不是止痛剂，也不是迷幻剂。时间一久，吴三桂心底的那份疼痛就会幽幽地泛上来。

一个新的问题此时会隐隐地浮上来，把吴三桂的心扯住——被刘宗敏霸占期间，陈圆圆会不会失节？关于这一隐私，我查遍史料，没有找到答案。我想这一秘密一定随着主人进了坟墓，即使时人有记录，也未必靠谱——兵荒马乱，谁会在意一个艺妓的下落呢？而作为当事人，吴三桂和陈圆圆也绝无可能对外人谈及此事。陈圆圆固然曾是吴门名妓，色艺冠时，但中国历史上的名妓展露的通常只是绝技而并非肉体，陈圆圆后来被田弘遇收入府中，也是以歌妓身份供养，便于他结交名士。遇到吴三桂，才两情相许。这份深情，岂容他人染指？因此，他们重逢的喜悦里，一定夹杂着一种深刻的隐痛。我猜想这份疼痛一定折磨着他，撕扯着他，甚至控制着他。最终，那份锥心泣血的疼痛又彻底俘获了他，让他俯首贴耳，驱使他拿起自己的兵刃，继续复仇。

吴三桂又成为原来的那个吴三桂，他的心被仇恨填满了，只有凶狠而持久的杀戮才能消解这份恨。

吴三桂披挂好铠甲，又上路了。他不知哪里是终点，或许，只有李自成的死路，才是此行的终点。他不知道，他估计得太保守了。这条路越走越长，他出大同，渡黄河，取榆林，逼延安，李自成丢了根据地，拔营南下，奔向湖北，吴三桂咬住不放，击溃刘宗敏、田见秀五千步骑兵，生擒了刘宗敏、宋献策，把李自成一步步逼入九宫山的死地。

李自成死后，仇恨也并没有在他的心中泯灭。他为这仇恨寻找新的猎物，那就是南明王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榔。此时，朱由榔已是南明政权的第四代领导核心（前三代分别是弘光政权、隆武政权、鲁王监国政权），而那个以明为号的国度，依旧延续着它从前的黑暗。或许正是这一点，使得吴三桂的背叛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。

永历带着他的一班文武狼狈逃向云南，进入昆明。但没有多久，清军就像奔涌的洪水，尾随而至。永历无路可退，只好越过国境，逃往缅甸。他带着他王朝的人马和百姓刚出昆明城西的碧鸡关，人马就拥挤踩踏，哭声震天，永历不禁下令停车，站起身来，扶住黔国公沐天波的肩头，回首眺望昆明宫阙，一行热泪滚涌而出。

顺治十八年（公元1661年），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辞世，康熙登基，永历的命运，不会因清朝皇帝的变化而有丝毫的改变。十二月初二，日已西沉，从林笼罩在一片薄暮中。走投无路的永历，连同太后、皇后，依次坐上缅甸官员备好的轿子，向河岸走去。大约行了五里，就到了河岸，永历看见有几只船早在那里等候，就下轿登舟。船启动了，风从丛林里钻出来，在他耳边拂过，声音凄厉。这时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周遭什么也看不见，永历也不知船往哪里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个人涉水来到永历船前，背上永历就走。永历问来者何人，他说：“臣是平西王前锋高得捷。”永历语气平缓地说：“平西王吴三桂吧！现在已到这里吗？”没有沉默不语，四周转来他行走时哗哗的水声。

吴三桂就这样与缅甸王合谋擒获了永历。就在这一天夜里，吴三桂前往谒押地见永历。永历问：“来人是谁？”吴三桂沉默着，不敢回答。永历再问，吴三桂扑通一声跪倒，依旧不敢回答。永历第三次问，吴三桂才鼓起勇气，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永历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朕本北人，死时要面朝北京的十二陵，你能办得到吗？”吴三桂面如死灰，只答了一个字：“能。”就出去了，从此再也不敢面见永历。

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吴三桂下令，在昆明城外的蓖子坡，将永历父子用弓弦勒死，然后将遗体运到城北门外火化，消尸灭迹。

山河泣血

党务礼和萨穆哈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入宫阙之前，这个帝国正按它固有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行进着，就像一条河流，不徐不缓，却沉实而稳定。在岁月的更替中，康熙取代了顺治，一步步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。

冬至这一天，康熙前往天坛圜丘祭天，又派遣官员前往永陵、福陵、昭陵、孝陵奠拜先祖，苍茫的天地中，他感到一丝孤独和无助，就像一个孩子，要伸手牵住长辈们的衣襟。

听到吴三桂谋反的奏报时，康熙皇帝面沉似水。他是那么的年轻，就像他统治的大清国，年轻、冲动，满怀理想与激情，却又要经过太多的迷乱、彷徨甚至挫败。

微小的昭仁殿，谛听得到天地日月运转的声音吗？康熙时常望着门外的风雨，遥想着在重重的宫门之外，在风雨之外，有连绵的战事正在发生。宫殿犹如江山，被凄风苦雨笼罩着，显出一派凄迷的光景。或许那时刚好有一匹载着驿卒的瘦马，跨过河水暴涨的卢沟桥，驰入风雨中的北京城，把来自穷乡僻壤的奏报，一层层地传入宫阙，呈递到他的面前。

康熙皇帝在昭仁殿里迎来了他执政生涯的最大危机。他面色沉稳，他的目光盯紧了帝国的版图，准备在这块巨大的棋盘上与吴三桂好好下一盘棋，看看倒底鹿死谁手。康熙派孙延龄守广西，瓦尔喀进四川，停撤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两藩，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同仇敌忾。

那是一场看不见对手的鏖战，既考验果敢，也考验耐心。康熙和吴三桂，面孔分别深隐在紫禁城昭仁殿和昆明平西王府，相距万里，却都能感觉到对方脸上的杀气。他们各自布下的棋子，在楚河汉界排开了阵势，为争夺每一寸土地而殊死拼杀。地图上的荆州，绝对是不能丢失的一个点。这春秋时楚国的大本营，自古是天下的要冲，在江汉平原拔地而起，扼守着长江天险，自它诞生起，就几乎与战争和死亡相伴随。荆州的历史，就是一部浴血史，层层叠叠的死尸，成为它成长的最佳沃土。这里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，大意失荆州，往往会带来满盘皆输。康熙召见议政大臣等，说：“今吴三桂已反，荆州乃咽喉要地，关系最重。著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一名，兼程前往，保守荆州，以固军民之心，并进据常德，以遏贼势……”

吴三桂棋先一招，康熙紧随其后，落子无悔。他们各自的棋子犹如一场疾雨，在帝国的大地上散开，随即隐没在那一片焦枯的土地上。

一时间，康熙无事可干，他感到极度紧张之后的突然放松。等待不是最好的办法，但有时，除了等待，世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

昭仁殿静谧无声，这寂静，也是一种彻骨的煎熬。

昭仁殿 祝勇 摄